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72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

清 寂納說　法棟等錄

法通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梁聯馨序
    - 大燈序
    - 劉琦序
  - 目錄
  - 住關西大悲禪院
  - 住香水泉葆寧禪院
  - 住湟中印心禪院
  - 勘驗機緣
  - 問答機緣
  - 頌古
    -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 女子出定
    - 廓然無聖
    - 乾屎橛
    - 麻三觔
    - 三關
  - 和牧牛頌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回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相忘
    - 獨照
    - 雙泯
  - 分燈
    - 水月淨濊
    - 三一性通

    - 谷愚如閒
    - 悠如含谷
    - 照輝董之實居士
    - 含印金友志居士
  - 自贊
  - 雜偈
    - 參昭覺老人
    - 登峨眉
    - 瓦屋山
    - 嘉陵有感
    - 端陽前一日祝三止和尚
    - 塔
    - 嘉陵送友
    - 雨後觀漲
    - 慶天錫禪師閉關
    - 閬中白塔
    - 留別久默大師
    - 接鄉書感賦
    - 閬城感磬也大師至
    - 中天野玩
    - 畫屏葡萄
    - 送嚴大伊任梁邑侯
    - 畫鷹
    - 南安千佛洞
    - 次上谷王掌印來韻
    - 振華先生問余年庚以詩答之
    - 遊瞿曇寺
    - 遊皋蘭五泉寺
    - 即事有感
    - 哭得戒和尚
    - 崆峒
    - 真乘次韻
    - 香山晚眺
    - 崆峒除夕
    - 山居
    - 題古松贈了息長老
    - 靈龜臺次稚菴朱先生韻
  - 歌

- 行實
- 碑記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佛敏禪師語錄序

佛氏之教，玄遠而理深，世有茫然不解其說者，固習之相遠耳。間有能尋求於皮膚之際者，亦惟以堅忍苦行，能舍一切，遂謂西來之大義止此矣。而於如來甚深之道，未之所得而得者，亳釐千里也。且如塵根難淨，凡想易萌，則非如來所示拈花之旨，安能滌垢而去穢哉？

佛敏禪師，秦之天水人也。少讀儒書，長入梵剎，精研內典，了悟禪機。早得草堂之傳，行道於關西諸剎，屢登高座，闡示奧義，如陽和之消冰，涼雨之解暑，無不沾其益也。門人性通等，集語錄若干卷，授之梓人，特請余序。余高陽酒徒也，素不深於禪理，乃勉強搦管，正如門外漢說屋裏話，未免似夢中囈語耳。聞夫大顛、佛印輩，與昌黎、眉山諸君子，斯文往來，游戲三昧，蓋不拋卻這個，亦不執卻這個。其所謂無可離、無可著，藥是病、病是藥者，心印相傳，掃除文字。我於敏和尚，已見其當面棒喝，頂門一針，以起夫斯世之茫茫不解者深矣。敬述數語，以引簡端。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工部督水清吏司員外郎梁聯馨沐手拜譔。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序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傳此默契心宗。遞至二十八祖達磨大師，來此東土，掃除文字窠臼，直指見性明心。自蕭梁迄今，代有上根上智者，傳續慧命，闡化四方，使聾者聞、瞽者視，而愚者得廣大智，教外別傳之旨，可謂偉矣。西秦佛敏和尚，蚤歲出家，勤修苦行，秉受毘尼於海會，遍參知識於諸方。末向草堂室內，深受逼拶，於臥病之中，豁然大悟，覺從前千七百則公案，如樂毅將兵下齊七十餘城，了無阻礙。嗣法之後，湟中諸紳士，推主大悲、葆寧、印心諸大剎，一時緇素雲臻。所說法語超卓，而所著詩偈秀拔，類之於應菴華、密菴傑諸先哲中，無分伯仲也。丁卯冬日，其法子三一、谷愚兩大師，以請書本全藏，不遠數千里，特至嘉禾，且出此錄示讀，不勝嘉歎。爰請繡諸梨棗，以附藏典流通，使天下後世之披覽者，知雙桂一枝，佛法有在也。

時康熙丁卯長至日，住持楞嚴寺沙門洞宗大燈拜序。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序

如來定慧圓通，一空色相，至諸大士則繇聲聞而入，相去固有間矣。昔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不二法門？」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夫文字語言不離聲聞者也，斯豈佛法第一義乎？予不習內典，顧嘗維省生平汩沒於章句，口業紛紜，若老馬服轅，飛蟲觸網，無以解脫。佛敏禪師者，予疇昔方外交也，爰自剃度海會，傳衣艸堂，迨夫栖禪湟水，趺坐印心，幾二十餘臘矣。跋涉而往，吟詠以歸，於緇流中稱為白足。壬戌之仲冬，禪師錫飛涇上，予與握手道故，冀警前失，師乃出其語錄一卷示予，且屬予為之序。噫嘻！斯不亦文字語言摩詰置之若遺者耶？師曰：「不然，西來奧義未易幾也。以向道者言之，資有哲愚，悟有頓漸；以設教者言之，時有升降，機有淺深。自夫佛法闡而象教興，祖說昌而宗風啟，蓋憫一切眾生不識者箇就裏，失卻本來。彼蚩蚩者無論已，即或功行積苦，參稽素勤，然尚有眯於塵坋，疲於津梁，往往機鋒相示，隱躍當前，而悟入者鮮矣。迄於今，愈趨愈下，棒之喝之，而魘寐者尚難醒，委頓者尚難起。予之此錄，所為指迷以康莊，愈疾以鍼石者也。子乃欲廢文字語言，以幾法門第一，其於開示，不亦遠乎？」予曰：「唯唯，吾知之矣。」入堂奧者，必歷階而上也；登山岳者，必繇麓而巔也。夫淫哇且競響矣，顧羨太音之希聲，薄笙鏞非雅奏；密唧方薦羞矣，顧求太羹之至味，鄙鼎俎匪珍烹。是責盲者以察秋毫，視滄溟若溪谷，不假舟航而欲訪蓬壺也。若禪師者，難為酬對，深得實相，善說妙法，請往付梓，以紹傳燈。微獨廣誘群蒙，即予鄉所蒂芥以祈解免者，亦豁然冰釋已。

時康熙歲次丁卯大昌佛成道日，涇原布衣朱敬聚質楚薰沐頓首譔。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序

余不佞琦，龜蒙尼父弟子也，生平事佛惟謹，又謹於事仙。夫以洙泗淵源，而又釋老之是尚，所以然者何與？蓋未有天地以前，與既有天地之後，秖是者箇物事，在佛則佛、在仙則仙、在儒則儒，因是知儒不獨在玉堂金馬，仙不獨在十洲三島，佛不獨在鷲嶺梵宮也。故西方聖人及歷代諸祖，欲令沙界眾生箇箇薦取自己鼻孔。由是言之，則敏翁和尚出現於世，無非為此一大事因緣也。琦生同鄉井，誼篤交遊，憶昔識荊於郡東關海會禪院，時和尚年僅十五，性朴而不事浮華，質純而克敦愿慤，行住坐臥，不衫不履，識者心異，為鍾道法器。夫何時日難留，合離不偶？未幾，有隨師掃塔漢南，余與諸君子折柳於赤峪道上，見兩岸桃花，一線清風，景色天

然，爛熳如畫。和尚謂余曰：「西來無大意，遠槐高掛玲瓏月；東土有宗旨，細柳輕搖散碎風。」言已，撒手別去。自此白雲堆裏，紫霞峰頭，瞻仰杖履，殆不啻作天際真人想也。未幾，南雁北征，聞和尚復掛錫峨嵋，數年以來，不知踏破幾緉草鞋，參遍多少名宿，始得於腳跟下驀然與主人相會，機緣湊泊，針芥滾頭之餘，爰受法於耨雲老人。耨雲者，文雪嫡嗣，破山真孫，天童第四代法裔也。按源流之有自，知遇合之匪常，余又與和尚不啻作一時千秋、一日萬年想已。雖然，生死無常，緣分有定，今春上巳之吉，會慈航之東渡，感法駕之西來，宗眼照乘，舟車霜露依舊，宗風襲人，山川草木如新。余固知和尚一物不有，萬象皆空，於侍者處止得所錄法語若干卷，焚香莊讀，燁然若日星之經於天，淵然若江河之行於地，片言隻字，無非欲沙界眾生人人認識本來面目，箇箇薦取自己鼻孔，要未可與妄於驢頭上簪花，硬向人口中填鐵者同日語也。願讀斯錄者，於有字句處領取，於無字句處悟入，到得者裏，天風木葉盡皆文章，鳥語花香悉具真機，俾斯錄也，無孤負和尚老婆心切，因搦管登簡而敬授之剞劂氏。

恩綸進士候補通判改授邊疆題管知縣事郡人劉琦頓首拜譔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目錄

卷一
上堂
小參
晚參
勘驗機緣
問答機緣
卷二
頌古
分燈
自贊
雜偈
撥櫂歌
行實
碑記

目錄(終)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卷第一

住關西大悲禪院

山門。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且從甚麼處入？咄！渾身在裏許。」拽杖便入。
佛殿。云：「若道是佛，泥團土塊；若道非佛，巍巍堂堂。且道畢竟喚作甚麼？」遂顧左右，云：「看看！老僧眉毛在麼？」展具作禮。
據室。「者個所在，佛也難近其傍，祖也難趨其右，且利害在甚麼處？」拈拄杖，旋風打散。
大護法含昱、法可、法實、法智、法祥，捐薪重修，功德落成。於壬子年十月十五日設齋請上堂。詣法座，云：「華王座上簸土揚塵，千聖頂門屙屎撒尿，猶是過量人施為。且新長老到來作何去就？」卓拄杖，云：「也不輕意放過。」便陞。拈香，云：「此瓣香，光通三際，氣貫八埏，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常居金闕，永統山河。」次拈，云：「此瓣香，能殺能活，能縱能奪，奉為滿朝文武、天下宰官，常為聖主之股肱，永作法門之城塹。」又拈，云：「此瓣香，能滅千災，能成萬德，能以一身作長城、隻手為砥柱，奉為當齋請主含昱大人，伏願功高十地，位壓三賢。」復拈，云：「此瓣香，親之不得，疏之不得，今日在人天眾前埋沒不得，爇向爐中供養前住天水海會堂上太虛和尚，用酬剃度得戒之恩。」再拈，云：「此瓣香，惡如鴆酒，毒似砒霜，自從踏破草鞋，一旦親蒙印可，第一回拈出供養現住四川保寧府草堂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本師耨雲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敷坐。醉舌和尚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諦適來被我醉舌法弟奮威一擊，徹底掀翻了也。眾中還有超群拔眾者麼？出來掀倒禪床，喝散大眾，免累老僧舌頭拖地。」僧出，師云：「且緩緩著。」僧拂袖歸眾，師云：「一場乾打鬨。」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秖如和尚今日是出也？是不出也？」師云：「闍黎高著眼。」進云：「是為人也？是不為人也？」師打，云：「放過則不可。」進云：「是賞？是罰？」師云：「賞罰分明。」問：「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未審是甚麼人？」師云：「不妨疑著。」進云：「疑個甚麼？」師喝，進云：「莫是者一喝麼？」師云：「急取鉤頭意，

莫認定盤星。」乃云：「有一人寸步不移，遊遍塵剎國土；有一人半字不宣，演出海藏靈文。有時在十字街頭了無背向，有時向須彌頂上嘯月吟風，有時南辰跨步，有時北斗藏身。把住也，鋒芒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今承含昱大人設齋，請山僧登座，向人天眾前鼓兩片唇皮，抖擻枯腸，葛藤亂翻一上，大似挑燈日下、賣水河頭。何也？我公功高十地，位壓三賢，權衡在握，發政施仁，致君澤民，陶凡鑄聖。正與麼時，不求名而名自著，不修道道自圓。山僧到者裡也是望空啟告，笑殺傍觀。雖然如是，祇如今日因齋慶讚福國庇民一句作麼生道？百城實藉金湯力，萬里歌謠賀太平。」結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立兩序，上堂。「獨木不成林，孤掌不浪鳴，欲得祖風常不墜，大家扶起破砂盆。還識破砂盆麼？」度拄杖與谷愚侍者云：「好生扶著。」

法可、法祥供法衣，請上堂。問：「驅馳龍象，直指風規，未審衣線下事意作麼生？」師云：「待紅絲線斷，便向汝道。」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賣寶遇著瞎波斯。」乃云：「甚奇怪！甚奇怪！希聖希賢總仰賴，拈來包括五須彌，舒開遍覆三千界。」驀拈袈裟，云：「莫是者個麼？且喜沒交涉。莫是大庾嶺頭全提不起底麼？且喜沒交涉。莫是雞足山前待兔守株底麼？且喜沒交涉。莫是波提大德日用常披底麼？且喜沒交涉。莫是佛佛授手、祖祖相承底麼？且喜沒交涉。既沒交涉，畜此何益？搭在無畏床上與諸人作個標榜，得麼？」拱手，云：「慶喜我公，泥多佛大。」

上堂。「我有一句子欲與諸人說，若人辨得出，許作禪狀元。且道是那一句子聾？」良久，云：「啞子夢見親爹爹。」下座。

秉拂，上堂。「百丈教人開田，一場乾打鬨；佛眼遣僧修造，滿地是木楂。黃梅使老盧踏碓，憐兒不覺醜；楊岐逼慈明晚參，好笑又驚人。今日草堂寺裡方丈老漢命訥上座秉拂陞堂，大似牽牛上壁，笑殺傍觀。何故聾？不是爺貧連子苦，免教家富小兒嬌。」

副使欒元魁請住香水泉葆寧禪院。

上堂。拈香祝聖畢，師云：「扶起砂盆，惟賴當家種艸；光揚聖化，還須作者禪和。有麼？有麼？出來相見。」問：「重整爐韝，選佛場開，衲子到來如何煆煉？」師云：「照顧眉毛。」進云：「設有銅頭鐵額漢來又作麼生？」師云：「站過一邊。」問：「人天交集、車馬闐門即不問，如何是威音王那畔事？」師云：「雷鳴殿角。」進云：「如何是者畔事？」師云：「雨打芭蕉。」進云：「祇如葛藤掃蕩、不落依倚一句又作麼生道？」師云：「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乃云：「山野一向以來，白醭生於嘴邊，青草

長於舌上。」遂按膝，咦一聲，云：「錯下註腳。」舉：「道林禪師至秦望山，見一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號鳥窠焉。一日，白侍郎入山拜謁，問云：『和尚住處太危險。』窠云：『居士危險猶甚。』白云：『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窠云：『晝夜薪火交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白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窠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窠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云：「二老漢一問、一答，一擒、一縱，喚作禪道佛法、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訥上座今日且無如是葛藤，欒道臺也不來言去語。少間，堂中擺齋，一任諸人粗嚥細嚼、豎咬橫吞，且與古人相去多少？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下座。

晚參。「未出方丈時，山僧在諸人肚裏；已出方丈時，山僧在諸人面前。且面前底是？肚裏底是？出來道看。」維那云：「和尚雖是把斷要津、截斷舌頭，怎柰全身顯露？」師云：「莫亂道。」乃云：「者個事無你開口處、無你著意處、無你下手處、無你近傍處，只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須將從前經過路頭并奇特知解一一鏟卻，鏟到無可鏟處，鏟得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正好來印心門下喫棒。」

小參。揮拂子，云：「見麼？眼本非色。」喝一喝，云：「聞麼？耳本非聲。既非聲，又非色，畢竟是個甚麼？」良久，云：「早知不入時人眼，多買胭脂畫牡丹。」

湟中眾居士辦齋，請上堂。師云：「畏刀避箭者且退後，久經行陣者向前來。」士問：「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無所住，心是何物？」師云：「不是物。」進云：「請和尚指示。」師云：「指示則不無，要且不是心。」進云：「是甚麼？」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如何是葆寧境？」師云：「廚庫入僧堂，山門騎佛殿。」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待下座來，與汝一頓。」進云：「人境兩不立時如何？」師云：「鬼入漆桶。」乃云：「大丈夫漢，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堂堂大道，潑天門戶。桃紅柳綠，觸目全彰。燕語鶯啼，深譚不二。」遂以拄杖打〇相，云：「若向者裏挨身拶入，敢保一鎚便就，一火鑄成。其或未然，更與頌出：淨如滿月，圓同寶鑑，能成萬德，能破諸暗。悟時無餘，迷時無欠，妙在息機，貴乎忘見。」

佛成道日，上堂。問：「臘月八日，世尊睹明星悟道，諸人俱睹，因甚麼不悟？」師云：「切忌開眼作夢。」進云：「堂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師云：「閒言語。」乃云：「活驚殺，活笑殺，山

頭老漢沒傝[仁-二+(天/韭)]，無端夜半睹明星，兩眼明明都填瞎。」卓拄杖，云：「瞎，瞎。」

住湟中印心禪院

山主柴崇基捐資重建此院，煥然一新。於戊午年正月望日，別駕張來禎、都司胡禎及本城居士等請師就當寺開堂。至法座前以杖指云：「挺然巍巍，平地懸懸，三乘魂戰，十地膽寒。且道是甚麼所在？」喝一喝便陞。拈香祝聖罷，次拈云：「此瓣香可以修身齊家，可以定國安邦，奉為現前請主在會檀越，伏願壽山聳峻，福址彌隆。」又拈云：「此瓣香覷著則眼枯，觸著則腦裂，昔年草堂第一句下承當，今日印心人天眾前拈出，此是第二回，爇向爐中供養本師耨雲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敷坐。旭止和尚臼椎畢，師云：「第一義諦已成滯貨，纔涉唇吻須防話墮，眾中還有不涉唇吻者麼？出來相見。」問：「法筵大展，爐韛重開，上堂一句即不問，未出方丈時如何？」師云：「不涉途程。」進云：「已出方丈時如何？」師云：「頭破腦裂。」進云：「恁麼則把斷要津，針鋒不露去也。」師云：「你即今在甚麼處？」僧喝，師云：「緊防噎殺。」問：「實際理地纖塵不立，佛法門中一屑難容，未審學人在什麼處？」師云：「腦後見腮。」進云：「大千籠不住，沙界絕遮攔，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云：「險。」進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了。」乃拈拄杖云：「木上座一向以來黑漆桶裏住著，未敢輕示於人。」以杖置右手云：「今日出來指東話西，似向缽盂安柄也。雖然如是，且不得辜負拄杖子。何也？為伊頂門上有眼。」

挂鐘板。拈鎚，云：「即此用，離此用，佛祖龜鑑、人天號令，致使七通八達底到來難免腳慌手亂，直饒三頭六臂者向前也須聽命歸降。且道以何為驗瞽？」遂擊鐘板，云：「切忌聽著。」

晚參。「吹毛輥毬，張弓擎杈，楊岐驢子，曹山木蛇，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都是些陳爛葛藤，有甚麼交涉？印心者裏有領龜毛褐衫，綿綿密密，現現成成，設有個通身是手底漢，出來一肩擔荷，撩起便行，正眼也不敢覷他。」西堂云：「又道有甚交涉？」師云：「一棒打折你驢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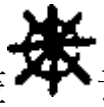
別駕張來禎請上堂。問：「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因甚學人無個入處？」師云：「怪阿誰？」進云：「請和尚垂示。」師云：「山僧舌頭短。」乃云：「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從古至今與佛祖一般，何處欠少一毫毛許？所以道：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諸佛以此轉大法輪，祖師以此提持心印，國王以

此化育蒼生，我別駕張公以此發政施仁，訥上座以此應物利機，下至蠢動含靈，都向此中安身立命去也。印心恁麼酬唱，可謂盡情剖露，徹底掀翻。汝等諸人還委悉麼？臘雪連天白，春風透戶寒。」
含福善人供法衣，請上堂。師拈衣示眾云：「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含福善人得來陳似老僧，與諸人作個榜樣。還見麼？若以眼見，穿卻你眼根；若以耳見，穿卻你耳根；如或進前退後，穿卻你腳根；若擬議思量，穿卻你意根；若道總不恁麼，即穿卻你舌根。且道如何即是？」良久，云：「畢竟水須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閱藏，小參。「佛說三藏十二部固不為多，祖成一千七百則亦不為煩，橫說、豎說，塵說、剎說，無非教人言前進步、句底翻身，頓明本地風光，徹證金剛智體。汝等諸人要知此經不在文句上、不在博采上，又不在死巴巴地、不在屙漉漉地。若是博采文句，三生六十劫只是個尋行數墨人、倚門傍戶漢，究竟格外全提一著子，猶未夢見在。山僧得個方便，與諸人略通消息。」卓杖，云：「摩訶般若波羅密。」
落堂，示眾。一僧出問：「香巖上樹……」話未終，師和聲便打，云：「掠虛漢有甚了期？禪和家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莫學那般流撘鬼見解，忽然想出一段光景，便發虛道怪，就說悟了。不見道：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長慶蒲團七破。那古人莫是搆你不得麼？」拈拄杖，云：「不得喚作拄杖子，不得背卻拄杖子，向者裏討得下落，來方丈裏通個消息。」
上堂。問：「祖席重新，宗風遠播，祇如透網金鱗到來，如何收攝？」師云：「試飛騰看。」進云：「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云：「你須領取者一頓。」乃云：「柳眼豁開金世界，梅稍吐出玉玲瓏，東風一陣籬邊過，惹得遊蜂嚷舊新。還有不涉新舊底，出來道看。」卓拄杖，云：「可憐不是當家子，孤負蒼蒼兩道眉。」
上堂。「全提半提，了沒交涉；鈍根利根，何須修證？芭蕉拄杖子，頭上安頭；楊岐破燈盞，費油不少。昔達磨大師無端面壁，惹得神光斷臂求安，連累後代多少人落他圈套，箇箇扶籬摸壁，求出不得、求入不得。今日山僧路見不平，為諸人作個撇脫。」拈拄杖，卓一下，云：「快活！快活！雖然，也是無佛處放光。忽有個傍不肯底出來，和聲便掌，臭罵一頓，山僧只得懨懨而退，走入大眾袈裟角裏去也。為何如此？有了你，沒了我。」
薦嚴，小參。「北斗藏身，了無名相之表；南辰跨步，頓絕是非之端。正恁麼時，月色沉沉，風聲寂寂，合作麼生是賀公宗親底面目？」喝一喝，云：「欲會其中真受用，除非身帶退魂香。」

旭止法弟領兩序辦齋，請上堂。問：「請師答話。」師云：「老僧沒口。」進云：「堂堂獨露，觸目生光，到者裏還有別通處麼？」師云：「有。」進云：「甚麼處是別通一路？」師打。進云：「瞎棒不得亂打。」師云：「瞎棒有瞎漢喫在。」乃云：「楊岐逼慈明晚參，成人不自在；趙州教嚴陽放下，自在不成人；院主請藥山陞座，節外生枝；睦州唆臨濟喫棒，不是好心。今辰旭止法弟領眾營齋，更教印心長老向曲彔床上弄鬼眼睛。且道：是好心？是不好心？具眼者試定當看。」良久，云：「寒冬不借陽回力，爭得隴梅鬥雪開？」

說戒，上堂。「參底不是禪、學底不是道、說底不是法、授底不是戒，直饒向淨裸裸處承當，早已拖泥帶水；更從活鱍鱍地領略，未免背覺合塵。且道：如何即得？」豎拂子，云：「會麼？黃金自有黃金價，爭肯和沙賣與人？」

解制，上堂。以拄杖〇云：「結卻布袋頭，盲龜跛鱉、癩狗泥豬，



一例活埋。」又以拄杖畫云：「解開布袋口，天上人間、魔宮虎穴，任爾縱橫。」據定拄杖，云：「解結且置，秖如漿水錢教什麼人還？」卓一卓，云：「腳跟下好與三十拄杖。」

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畢，師云：「正令未行，十方坐斷；正令已行，千差合轍。且放行好？把住好？試出來道看。」問：「放行也得，把住也得，祇如不放行、不把住還得麼？」師云：「得。」進云：「恁麼則光明殿裏簸土揚塵，冀草堆頭紫金光聚。」師云：「不得。」僧喝，師打，云：「一喝兩喝後又作麼生？」僧歸眾，師云：「降旗不斬。」乃云：「諸方結制、解制，上堂、普說，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印心者裡也沒解結、也沒酥乳與兒喫，直教諸人截斷攀緣，全身放下。且放下個甚麼摭？放下腰包、頂笠、竹杖、芒鞋，向印心堂中大死一回，甦醒過來，方知頭上有青天、腳下無寸土，那時雞足、九華、峨眉、五臺，要去便去、要來便來，若是詐明頭、掠虛漢，決不輕恕。珍重。」

協鎮陳萬策請上堂。問：「人天瞻仰，遐邇歸從，即今鎮臺陳公覿面拈香，未審有何奇特事？」師云：「獨有一雙窮相手，未曾低揖等閒人。」進云：「爐韛未開，煙光寂寂；鉗鎚大展，烈燄騰騰。假饒不涉肯綮底人來，又作麼生？」師云：「省卻山僧多少力。」乃云：「眉橫額上，耳掛面傍，鼻孔下垂，通身露布。當此之際，人人意氣崢嶸，個個頂天立地。」默顧左右，云：「還見麼？不可以眼見，不可以耳聞，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識識。若以眼見則瞎，耳聞則聾，言言啞卻你口，識識無你湊泊處。畢竟如何即是？舉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優婆塞弟子含已，室人照阿男、張廷臣請上堂。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打鐘著。』眾纔集，山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為大眾說法，為甚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怎怪得老僧？』」師云：「藥山可謂七通八達，被者僧一問，只得舌頭亂攪、口裏胡翻。幸爾在方丈裏面，不然活活羞殺。祇今莫有恁麼人？若有，待問：『為甚一言不措？』向他道：『印心院裏明日有齋。』」
賀有德供法衣、拄杖，請上堂。問：「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學人欲借一問，得麼？」師云：「教你莫當頭。」僧進前一步，師劈頭一棒。進云：「蒼天！蒼天！」師云：「蒼天！蒼天！」乃豎拄杖，云：「者木上座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佛祖到來總不饒，千手大悲難摸索。一向以來，倚墻靠壁，鞭牛擲馬，不料冤家路窄，撞著個無知俗漢，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硬向驢頭上簪花，推出來與眾公相見。」卓一卓，云：「還識拄杖子麼？汾陽云：『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草堂云：『識得拄杖子，更參三十年。』印心要且不然，識得拄杖子，烏龜鑽破壁。雖然如是，印心見處也要諸人共知。」靠拄杖，下座。
薦嚴，小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龜蒙尼父之施為。祖師門下又則不然，生事之以禮，雲門乾屎橛；死葬之以禮，南方丙丁火；祭之以禮，曹山好釅酒。且道與尼父之理是同是別？」以拂子拍案，云：「哩羅連，羅哩連，哩羅羅，哩連華羅。」
資亡，小參。「家計千般，都盧從此放下；恩情萬倍，儼然瓦解冰消。到者裏，乾坤不管，今古何拘？千聖喚不回頭，百鳥都無尋跡。當此之際，且楊氏夫人還有安身立命處麼？片片白雲去復留，看來隊隊黃金骨。」
解制，上堂。「印心今日解制，還有則未了底公案要與諸人辯明；若不辯明，恐去諸方逢人錯舉。」良久，顧視左右，云：「大耳不同謀。」下座。
辭眾，上堂。「崢嶸頭角被誰牽？犁耙春風卸下肩，直入雲深深處去，頻煨黃獨且隨便。」

勘驗機緣

首座入，師云：「誰賓誰主？」座喝，師云：「莫著忙。」座拂袖出，師云：「草賊大敗。」
西堂入，師喝，堂云：「相見了也。」師云：「你道是阿誰？」堂亦喝，師云：「克家須是破家兒。」

維那入，師云：「者漢來也。」那拂袖歸眾，師云：「少觀行陣。」
僧入，師云：「今日風頭稍硬。」僧喝，師打，云：「教你莫當頭。」
僧參，師云：「那邊來？」曰：「南方。」師豎起拂子云：「者個是南方貨，那邊價值多少？」僧罔測，師云：「你不從南方來。」
谷愚參，師云：「近日有新句子麼？」曰：「有。」師云：「陳似來看。」愚展手曰：「請和尚刪正。」師云：「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云：「再犯不容。」
僧參，師云：「甚處來？」曰：「花牛寨。」師云：「車在者裏，牛在什麼處？」僧喝，師云：「還欠鞭捶在。」
問僧：「你有號否？」曰：「有。」師云：「叫什麼？」僧咳嗽一聲，師云：「波斯照鏡。」
行僧作禮次，師云：「上座！師為是誰？」曰：「與和尚同師。」師云：「你道吾師即今在甚麼處？」僧無語。師云：「怪你不得。」
同眾搓繩次，問一僧云：「洞山麻三觔，汝作麼會？」僧拈起繩曰：「某甲搓成索了。」師便掌。僧曰：「屈。」師云：「你看者賊抱贓叫屈。」
默如參，師云：「不勞起倒。」曰：「久響和尚道風。」師以手掩鼻，如作色，師微笑云：「適來老僧多事。」
僧看《寶訓》，師云：「熟讀此經，好作長老。」僧作禮，師云：「拄杖子聾？」僧豎拳頭，師云：「更參三十年。」
素可作禮次，師云：「葆寧誰主？」曰：「某甲。」師云：「又道你在問心。」曰：「有時葆寧，有時問心。」師云：「徒費腳頭。」可拂臥具便行。師云：「怪得，怪得。」
羅居士作禮，師云：「你從瞿曇寺來，瞿曇與你說甚麼？」士茫然，師云：「空走一回。」
問僧：「那裏來？」曰：「地湧塔。」師云：「懶長老有甚言句？」曰：「有甚言句？」師云：「可憐生。」
僧參，師云：「那邊來？」曰：「固原。」師云：「甚處住？」曰：「無住處。」師云：「亂走作麼？」僧無語。師喚侍者：「將茶與伊打濕口。」

問答機緣

僧問：「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南陽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師云：「你莫是瞎子麼？」僧擬議，師云：「為不得。」

副使欒公入山，問云：「和尚得法何人？」師云：「何人得法？」曰：「既不得法，憑甚麼到恁麼地位？」師豎拳云：「憑者個。」曰：「莫是憑手段麼？」師云：「被大人勘破。」

掌印王公問：「和尚貴庚多少？」師云：「與居士同庚。」曰：「和尚何得誑語？」師云：「卻是汝誑問。」

僧問：「臨濟三遭痛棒，未審過在甚麼處？」師云：「多嘴。」僧擬進語，師和聲便打。

同官人喫茶次，官問：「和尚立宗立教？」師云：「二俱不立。」曰：「以何法度人？」師云：「無一法度人。」曰：「設有人來，作何指示？」師云：「請來方丈裏喫茶。」

別駕張公入山云：「某欲修行，不能斷辛。」師云：「修行不在斷辛。」時經廳陳公在傍曰：「大人萬民所賴，修行不得。」師云：「府尊得，卻是居士不得。」

僧問：「某甲有個入處，求和尚印證。」師云：「你從什麼處入？」僧罔測。師云：「入處不無，你尚欠在。」

士問：「和尚先鄉。」師云：「與汝同鄉。」曰：「弟子是者裡人。」師云：「山僧不在者裡住。」士無語。師云：「居士相似忘卻了。」

協鎮陳公入山，問云：「弟子參得禪麼？」師云：「參不得。」曰：「如何即得？」師云：「不參即得。」

僧問：「大慧云：『要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祇如四大分散後，生死貼在甚麼處？」師云：「且喜你者一問。」僧擬議，師云：「貼在甚麼處？」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卷第二

侍者法柄錄

嗣法門人如閒等編

頌古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堪笑瞿曇老叟，要在人前賣醜，不是文殊收拾，幾乎一場漏逗。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世尊手忙腳亂，飲光特地眼花。恰似東村王大伯，爺兒打鼓弄琵琶。

女子出定

出定入定，太煞搬弄，無病喫藥，藥變成病。

廓然無聖

傾腸吐出廓然無，駭倒雄雄大丈夫，熊耳山前成滯貨，九年面壁嘴盧都。

乾屎橛

如何是佛乾屎橛，千古萬古作話會，世人知貴不知價，老僧知價不知貴。

麻三觔

如何是佛麻三觔，一場好笑又驚人，昨夜東家失了火，天明真個可憐生。

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放行捏聚由肘，任爾倒嶽傾湫，蝦也跳不出斗。
我腳驢腳不別，踏著七花八裂，走出黃腰狐貍，活活認龜成鱉。
生緣人人本據，六韜三略既備，若是把定要津，你從何處出氣？

和牧牛頌

未牧

狂心無住日奔哮，重駕安知萬里遙，此際若還輕放逸，管教觸處犯人苗。

初調

鼻頭扭轉捺機穿，痛處難通盡喫鞭，但得於中忘惡辣，自然純己任相牽。

受制

從今不外絕紛馳，水草殷勤日自隨，珍重牧童牢把定，孜孜相引勿教疲。

回首

幾曾打擲挽回頭，不假鉤錐性已柔，縱許目前無異路，參天荊棘謾停留。

馴伏

贏得乾坤大半邊，頭頭總豁意悠然，煙霞一飽無餘計，若個牛兒更待牽。

無礙

剛柔逆順總如如，豎去橫來渾不拘，芳艸青青隨臥起，任從眠食意無餘。

任運

中不邊兮邊不中，撈三搭四亂叢茸，更教打失牛兒鼻，始笑山童瞌睡濃。

相忘

人牛一色渾其中，者裏那邊迥絕同，萬別千差合自轍，新雲野水任西東。

獨照

脫略風塵盡日閒，了無一物礙其間，惟餘此個形非質，萬紫千紅總不關。

雙泯

藏身北斗露無蹤，拶碎須彌迥太空，萬里神光追不及，三冬枯木秀雲叢。

分燈

水月淨濊

衣缽久墮大庾邊，今古英賢孰可諳？信手拈來親付囑，普天匝地任流傳。

三一性通

一柄龜毛意更嘉，驗人險處較些些，只今付與閻黎去，未許輕輕放過他。

谷愚如閒

將三就四已多年，呼喝隨機一線牽，我此付渠衣缽去，時臨白棒打青天。

悠如含谷

個柄鋤兒絕正偏，東拋西擲惹人嫌，吾今付與闍黎去，萬仞岡頭倒弄拈。

照輝董之實居士

雙桂一枝，密不通風，今日分付，彌滿湟中。

含印金友志居士

嚼雪吞冰已有年，今朝瞥爾苦言詮，老僧贈柄鐵如意，將去塵區打聖賢。

自贊(水月首座請)

耳掛腮邊，眉橫眼上，唇短舌長，非和尚像。慣以惡口傷人，一味盲枷瞎棒。家人見之生嗔，外人聞之訕謗。者樣無明頭，為甚麼請他供養？

又(三一通西堂請)

衲子摸索不著，只為腳跟未點地。丹青圖得甚好，只為面目太分明。不見他七處顯現，八字眉橫，生成倔強，不近人情。為人喫盡熱心腸，動不動一番惱悶。

又(谷愚間維那請)

十五行腳，拖人落水；十八圓具，落水拖人；二十二踢破指頭，血流遍地；三十三、喝佛罵祖，罪過彌天。總為不識進退，所以費盡艸鞋錢。今既識也，理宜回頭轉腦，還在者裏圖作甚麼邊事？咄！好不識羞。

又(法可善人請)

若道影子，是埋卻老僧。若道老僧，是燒卻影子。咦，十字街頭布碌磚，那個行人踏不著。

雜偈

參昭覺老人

勞勞何所適，萬里謁高賢，寥落一身外，崎嶇孤杖邊。裁詩吟白雪，逸興慕青蓮，欲學安心法，心安法亦然。

登峨眉

不辭千里步，乘興陟高山，掃雪尋幽徑，拈花笑聖顏。鳥從天外落，雲向嶺頭還，到彼孤窮處，乾坤一眺間。

二

不到峨眉頂，焉知最上乘？斷雲隨足轉，孤鳥破煙騰。九夏毫無暑，三春盡是冰，群峰如浪湧，夜夜聽傳燈。

瓦屋山

幾經風雨到林泉，覽勝探奇古寺前，步步入來銀色界，白雲深鎖散花天。

嘉陵有感

旅洎蠶叢地，流光幾度遷，迂疏頻喪日，放浪已窮年。寐少因耽詠，病深頗廢禪，此生如未了，堪愧復堪憐。

端陽前一日祝三止和尚

清晨入聖地，景色逼人清，座上香雲細，簾前瑞靄輕。裁詩消永日，把酒頌長庚，謾說無生活，無生卻有生。

塔

浩劫從誰搆，挺然物外標，不磨堪歲歲，有影自朝朝。七級凌雲直，千尋射日高，孑身滄海上，今古畏金鰲。

嘉陵送友

別向屏山下，芒鞋任所之，山空雲自去，江闊水來遲。隻杖隨千里，窮猿戀一枝，高情如不棄，遠寄數行詩。

雨後觀漲

纔得新晴日，江昏浪湧沙，漁床鋪柳葉，渣澱沒蘆花。煙霽堪垂釣，風平可泛槎，野情殊未盡，閒看夕陽斜。

慶天錫禪師閉關

羨君超覺地，閉宇欲神凝，保重無生果，刪除有蔓藤。明星開正眼，孤月啟傳燈，覷破桃紅意，了然最上乘。

閬中白塔

誰將玉筍插江邊，半接平蕪半入煙，七級玲瓏風月老，千尋浩渺古今懸。錦屏高映南山目，閬水遙來東楚船，借問浮圖何代事，漢家明帝始相傳。

留別久默大師

彼此天涯客，奇逢破寂寥，聚談三五日，別緒萬千條。明月欹高樹，流雲過野橋，何時同杖屐，聯韻寫芭蕉。

接鄉書感賦

萍分天水遠，隻杖入三巴，歲月知多紀，門庭異幾家。鶺鴒朝喚影，杜宇夜啼花，槐柳舊阡陌，相將映落霞。

閬城感磬也大師至

雲水孤蹤方外緣，新懸瓢笠錦屏前，晴江半落猿聲外，古寺重遊竹徑邊。我去從人惟把拂，師來到處即安禪，不須回望關山月，說法還於蜀道傳。

中天野玩

散步春郊外，中天野色芳，翔空隨鳥去，止水任魚藏。極目煙光遠，怡情宵漢長，嘉陵江上客，競渡為誰忙。

畫屏葡萄

玉本無瑕不待粧，誰將清影著雲堂？多情漢使移根至，潑墨山人引蔓長。馬乳尚能偷造化，龍鬚也自洩春光，從教風月憐舒卷，四季嘗鮮滿院香。

送嚴大伊任梁邑侯(次來韻)

天門詔下維舟解，百里蒼生望堵環，虎渡巴江歌政化，舄飛廊廟演朝班。堂前桂冷鞏吟砌，水面風清月出關，樽酒瑤琴多自暇，徐敲清韻牧梁山。

畫鷹

不入輪迴不受胎，奇毛點翠絕塵埃，英雄獨占高枝上，意在搏鵬非兔來。

南安千佛洞

野徑無多里，攀蘿上翠顛，山寒眠野鹿，樹靜咽鳴蟬。古洞朝霞隱，空崖晚日懸，何時結茅舍，瀟灑任栖禪。

次上谷王掌印來韻

茅茨結搆小山前，時啟蓬門待大賢，夜靜猿啼千壑杳，春深鳥喚百花妍。青松對榻欹書枕，明月當窗譯梵詮，物外閒情誰似我？生涯竟日钁頭邊。
新詩幾讀夜燈前，讀罷含情憶古賢，雲擁曉窗煙嶂寂，月明秋樹露華妍。高人別後何時見，妙偈傳來不用詮，待向東林攜手日，相看一笑虎溪邊。

振華先生問余年庚，以詩答之

四大本空休問年，生緣如電幾盤桓，為君看取恒沙界，過去來今一指彈。
不欲佛兮不欲仙，興來偶爾寄林泉，幻形有盡萬年曆，誰了無生一大緣。

遊瞿曇寺

雲連澗水樹連空，杳杳溪山一徑通，為問瞿曇何處是，翠微深鎖綠陰中。

遊皋蘭五泉寺

一望無涯意渺然，陰陰綠樹翳禪關，山童為指雲生處，便是皋蘭古寺間。
居然勝地絕塵埃，入戶閒花滿徑開，為聽泉鳴山更靜，日斜吟坐幾徘徊。

即事有感

此身只苦住娑婆，漏影招風惹事多，我欲藏身藏不得，總然藏得待如何。
唾面而今不柰何，閒非閒是總由他，張公醉也李公醉，李比張公多甚麼。

哭得戒和尚

報道吾師圓寂了，神光已落淚空彈，燈前作偈花前獻，松下留題竹下看。望斷白雲思渺渺，座間明月影團團，當年遺我鐵如意，薄暮空敲竹影寒。
上品伽黎不再披，了無一法與人持，身穿破衲聊爾耳，踏遍芒鞋不可知。日月浮沉凡聖眼，乾坤新舊古今詩，秋風昨夜籬邊說，報道吾師入定時。
衣珠無恙付誰持，祖意蒼忙何所之？記得雲堂松影下，石泉汲水供茶時。

崆峒

石橋西畔去，一徑入崆峒，蠟燭高臺矗，香爐遠岫通。晴光連曉樹，翠靄落寒空，欲問廣成子，仙蹤渺未窮。

二

蒼崖長接巘，金剎遍玲瓏，浩蕩千林日，登臨萬古風。鶴棲巖洞小，鐘響殿廊空，太息軒轅帝，長存問道宮。

真乘次韻

纔入真乘寺，心清即是禪，妙香晨夜炷，慧燄古今傳。徑冷鹿迷雪，峰晴鳥破煙，相期玄度隱，敢比道林賢。

二

結社向東林，香臺地布金，講堂開自久，禪舍閉還深。已識幻中幻，何勞心外心？松風吹萬壑，依約聽潮音。

香山晚眺

玄武祠明片片霞，晴雲擁起碧蓮華，閒來更上香山寺，古木蒼茫映日斜。
巉巖松翠碧玲瓏，幾度鳴禽幾樹風，無數叢林頻佇望，淡煙餘靄夕陽中。

崆峒除夕

寒暑亭亭一載還，息心卻好住名山，鳥迷雪徑眠幽樹，雲鎖霜鐘閉遠關。爐火夜增寒凜冽，澗流春度水潺湲，跏趺得悟無生理，頗笑丹成欲駐顏。

山居

去去青溪上，雲邊獨隱居，已知心似水，安得我非魚。趺坐入禪定，閉門罷讀書，山空人事少，落葉遍階除。

二

人間長懶住，栖跡向林丘，竹徑搖晴碧，松門帶晚秋。觀空一念盡，說法萬緣酬，身事渾如此，還於何處求。

三

誰識居山意，而今幽興長，六時惟靜坐，幾載不參方。穀雨茶初熟，松花飯更香，此生隨分過，那管世人忙。

四

飯罷一攜笻，山行石磴重，巖前方睡虎，澗底欲飛龍。送供無人至，談玄有客從，上方鐘磬寂，歸臥夢初濃。

題古松贈了息長老

老幹蒼鱗不記年，半依巖岫半臨泉，茶煙斷後苔痕濕，又枕雲根一覺眠。

靈龜臺，次稚菴朱先生韻(五首)

縹緲雲山一徑封，巉崖深處好藏蹤，元知世事溪頭水，已識禪心江上峰。志冷難消三寸雪，窗明長對幾株松，邇來安坐無餘事，靜裏惟聞曉夜鐘。

疊嶂嵯峨列翠屏，畫圖原不屬丹青，天成實樹雲為葉，帝坐名山龜化形。夕景落時終黯黯，春花開處便零零，而今覷破恒沙劫，為誦牟尼止觀經。
夢遊曾記印心堂，行腳何由到上方，借地栽松添積翠，買盆移菊待舒黃。詩情一笑因君得，客路十年為道長，坐對雲深煙樹裏，從教燕子遶空梁。
連朝世事罕曾聞，起坐看山直到曛，瑟瑟風聲傳佛偈，喃喃鳥語譯玄文。禪心靜似千峰月，幻跡空如一澗雲，笑指堂中雙侍者，忘言欲與爾為群。
擾擾紛紛置一邊，棲遲方丈幾經年，窗前種竹因遮屋，月下看經足遣眠。骨老頻堆顛上雪，顏紅終化隴頭煙，從今遊戲成三昧，緩酌狂吟醉後禪。

和船子和尚撥棹歌

倚棹長吟對日斜，且隨漁釣樂生涯。侵雨雪，伴煙霞，到處江湖是我家。
風平煙霽且收竿，整頓荷衣別上灘。急撥棹，謾追歡，若山若水一毛端。
一綸舒卷一漁翁，物外生涯趣不同。收且放，脫還籠，撈三搭四在當中。
出沒周旋波底求，臨機得失總無愁。鷗泛泛，水悠悠，捲起雲簾別下鉤。
石橋南岸水芙蓉，露滴香餘逐晚風。青且綠，白還紅，枝枝葉葉澹晴空。
竟日輕舟傍水旋，漁翁活計總天然。或獨釣，或圍筌，不遇金鱗不覆船。
一鉤隨處樂閒情，風定波心已斷塵。無多事，了餘生，罷釣歸來帶月行。
偶遇知音便繫船，一壺共醉柳陰邊。尋樂事，笑長天，隔江招手似徒然。
淮北江南日轉新，去來不立一微塵。有時屈，有時伸，升沉不屬釣漁人。
買舟乘興入煙灘，兩岸潮平野徑漫。前浪急，後波翻，掣轉蘆頭搭一竿。
冒險生涯水國間，潮奔萬馬勢如山。朝柳岸，暮蘆灣，人生能得幾時間？

截斷橫流把斷機，蘆花兩岸逐風飛。水泱泱，山巍巍，身在寥天何所歸？

水滿清江月滿船，隔江燃竹起蒼煙。浙西北，海東南，去來何用一絲牽。

咫尺雲山萬里情。笑談百斛一毛輕。從薄暮，到天明，元來寸步不曾行。

貧來徹骨亦何嗔，嘯傲江天只此身。披荷葉，席蒲茵，白眼看他世上人。

一舸風來蒲葦間，夜深明月滿江關。鱣潑潑，水潺潺，波頭波底意閒閒。

而今揮手懶垂鉤，任意魚兒得自由。全放下，六不收，高歌一曲興悠悠。

人世閒忙知未知，若為相反若相宜。吟梁父，語吳兒，王佐功名只任伊。

此身安得我非魚，究竟原來一物無。赤條條，一棹夫，歸來依舊宿菰蘆。

再和

水面風清撥棹斜，一聲欸乃意無涯。看遠岫，落輕霞，柳外煙村四五家。

終歲船頭把釣竿，船行常恐到沙灘。休懊惱，莫貪歡，人生得喪總無端。

湮波江上釣魚翁，短棹長歌幽興同。適野市，攜筠籠，歸來半醉夕陽中。

生涯一棹更何求，少米無柴不用愁。山淡淡，水悠悠，荻花飛處下銀鉤。

裏湖深處看芙蓉，冉冉香來陣陣風。流水碧，落花紅，究竟花開都是空。

多時釣艇幾回旋，貪逐遊魚亦枉然。方得手，頓忘筌，鎮日間眠不放船。

物外光陰自適情，滄江雨過淨無塵。卻世慮，達吾生，坐看輕鷗止復行。

兩兩三三齊放船，將錢買酒白雲邊。歌笑處，晚涼天，醉裏陶陶亦偶然。

垂釣春江草樹新，韶華過眼栖輕塵。寵與辱，屈還伸，斷送閣浮多少人。

昨日開帆七里灘，舟行石鏬水漫漫。風正緊，浪齊翻，為憶嚴陵一釣竿。

笑傲乾坤雲水間，回頭處處是青山。花兩岸，柳一灣，時人不識謂偷閒。
風順船開似發機，日高雲淨去如飛。潮信起，遠山微，返棹來朝歸未歸。
秋盡蘆洲正泊船，遙看群鴈破蒼煙。經塞北，過江南，那有鄉心可掛牽。
從來世事不關情，到處扁舟一葉輕。隨雨雪，任晴明，趁著風頭莫慢行。
得魚何喜失何嗔，楚水吳江自在身。傾野榼，襯香茵，笑看碧桃花下人。
除卻紛紛擾擾間，眼前何物與相關。林影動，水聲潺，得意忘言豈等閒。
金鱗躍處懶隨鉤，無束無拘也自由。將網曬，把綸收，兩間物我共悠悠。
富貴功名總不知，乘流鼓枻是便宜。呼漁父，諭樵兒，莘野幡然好笑伊。
生計朝朝慣打魚，歸來赤手卻全無。輸野叟，讓農夫，析薪種穀等蒲蘆。

行實

予生於順治丁亥三月三日戌時，字佛敏，諱寂訥，秦州天水蒼平頭人也。俗姓姜，母陳氏。三歲失母，髫年喪父，於十三歲納王氏為室，同庶母苟延時日。至十五歲，偶觸境緣，乃棄俗依本州海會堂太虛和尚脫白。未幾，王氏去世。因思父母早喪，妻子成空，若不勵志修行，徒然身依佛地。遂朝參暮禮，勤修苦行，乃至掃地焚香，渾無異念。如此力行三載，就於海會座下圓受三壇戒法，時年十八歲矣。乙巳秋，隨師往牛首掃塔。丙午三月，辭師南行。師囑曰：「割愛祝髮，大丈夫所為。汝既如是，須求妙悟。若不妙悟，難逃生死。不見道：莎底苾芻，蛇毒之苦也？」予聞之，不覺疑情頓發，胸中似有物礙，不能自釋，遂求開示。師云：「我者裏不會禪，西蜀昭覺不異圓悟復出，宜往見之。」予受命，遂往參昭覺丈老和尚。丈問：「何處來？」予曰：「長安來。」丈云：「何處人？」予曰：「長安人。」丈云：「老僧久住長安，為甚麼不見？」予曰：「欠慕和尚高明，柰不由己。」丈云：「為甚到者裏？」予擬開口，丈劈面一摑。予曰：「何苦如此？」丈喝退。翌日，具威儀，復上方丈作禮。丈云：「為甚麼代魔王禮拜？」予曰：「不敢負恩。」丈云：「魔王有何恩？」予曰：「昨日打得鼻

頭疼。」丈微笑，令參父母未生前話。依止數年，全不得力，因辭別，復參長破、淡竹、蓮月諸老，總毫無趨入。嗣朝峨嵋，歸至伏虎寺，有僧杖笠過門，予問之，僧曰：「欲往昭覺，汝可偕行否？」予欣然與行。至途次，予曰：「此事人人有分，獨我無緣，終日出者叢林，入那保社，費了許多草鞋，總沒個入處，不若休歸本地，圖兩日快活去罷。」僧云：「恁般說話，不顧傍觀者哂，既爾本地快活，何勞倚門傍戶？」予一時心境俱空，豁然有省，隨口偈曰：「咬著踏著，萬金不換，今日識得，蜣螂糞彈。」時同此僧回昭覺。未幾，因緣不偶，後參草堂本師，師問：「甚處來？」予曰：「昭覺。」師云：「何人同來？」予曰：「只是某甲。」師云：「昭覺安麼？」予曰：「不勞動問。」師云：「若不問過，恐露柱發威。」予作禮，師云：「且到客堂著。」予便出。次日辭行，師云：「鐵蛇橫古路，作麼生過？」予一喝，師云：「且緩緩著。」予云：「鏃去久矣。」師便休。當晚偶得寒病，霅時坐臥不寧，神昏意倦，如在百尺竿頭落不下相似，及看平昔參的、悟的、記得佛說的、祖說的，到此時一些也用不著，自思：「生死臨頭，誰作主宰？」只得強自支持，看個本參話頭。如此數日，心如木石，睡不知睡，坐不知坐，八苦交煎，全然不曉，總在本來面目上看去。至第二七，本師請醫看脈，擬伸手時，廓然於向之礙膺之物，嘩然自落，不覺通身汗出，覓病了不可得。師問：「這回得快活否？」予曰：「何須更道？」師云：「當以忘身為法。」予曰：「請法來為。」師云：「賴子擔持。」予笑就枕。本師時加調治，經三閱月，始獲大痊。念此恩此德，粉骨莫報。師一夕舉女子出定話，予曰：「某甲不入者個保社。」師云：「你又作麼生？」予曰：「和尚請茶。」師云：「未在，更道。」予曰：「瞞某甲不得。」值慕義侯請上堂，予問：「猛虎不棲平川，獰龍不宿鬼穴時如何？」師打云：「者野狐精！不打更待何時？」予曰：「濟得甚麼邊事？」師連打，予拂袖歸眾。己酉七月，因業師年高，有書召予省侍，辭師，師出源流衣拂授予云：「此是從上來底公文，汝善護持。」予拜受來，東語西話已十數年矣。者是從前忍饑受苦、奔南走北討來的冤債，今因大眾請說生平事實，聊此忉怛一上。然山僧宿業不清，生逢坎坷，總然逆順現前，只是隨緣消受。眉公云：「福乃禍之基，禍乃福之本。」誠哉斯言！久立，珍重！請各歸堂。

重興印心寺碑記

西寧，古湟中地也。襟帶屬羌，控引西域，天竺、鷲嶺之間，得其傳者，接踵而至。宗風所被，故奉佛者多。城南門內，舊有白衣寺，肇自前朝平羌將軍柴公所刱，為香火之祠。湟人欲祈福求嗣，而嚮往於此者，靡不響應也。及經兵燹後，殿舍傾隤，僅有存者，處於榛莽蕭條之中，不復昔時之盛觀矣。康熙癸丑歲，余自參方北返，瓢笠西遊。平羌公之孫崇基居士，根器宿成，能繩祖武，傾心象教，崇事沙門，與余論究宗旨，相視莫逆。乃具齋糧，設器皿，凡其鄉之宰官耆舊，翕然相與樂從，延余其中，主法席焉。余憫殿宇欹斜，簷廊摧壞，圖更新之。於是即其隙地，恢搆講堂三楹，翼以廣廈，別為東西兩院，悉捐衣缽之貲以倡首，鳩工庀材，競競業業，朝夕董理。山主忻然率旅，以助力役，其缺略者補之，而朴陋者飾之，雖不足稱為名剎，然金碧輝映，固已蔚然改觀矣。因念宗門既闢，緇眾漸多，行腳往來者亦復不少，每日饔飧所需，殆無可給。崇基居士復施東稍門外別墅一區、水田二十畝，以供常住日用之資，其所輸之德抑亦備矣。監督通府張公易其名為印心，而協鎮莊浪副總兵陳公又題其額曰選佛場。余惟茲寺初建，以白衣為名，蓋專奉白衣大士，祈廣嗣胤故也。今易之以印心，其義何居？夫大地眾生，只為不識者一些子，眩於迷途、墮於苦海者眾矣。如來慈悲方便，見象說法，開響往而力拔之，然後皈依者皆是也。故舍心則無以立教，舍教則無以示悟，舍象則無以見心。象設而教興，教施而悟啟，以跡印心，寺於是乎搆焉。因名求實，其取義不益深，所訖者不益遠哉！余故於印心一剎，不憚竭力以冀落成，深有志於啟誘湟人，而使綿綿於百世不衰者也。

時康熙丁巳中秋日，雙桂下第三世佛敏寂訥手記。

印心佛敏訥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板存嘉興楞嚴般若堂流通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